

/至爱亲情/

大嗓门的
邓月英

□李作媛

邓月英是我妈,她有一个大嗓门。小时候,无论我跑多远去玩,到了饭点,邓月英都不用找个制高点,随随便便站在我家哪个地方吼一声:“李作媛,吃饭啦——”我就能立刻收到信号,迅速跑回家来。

我之所以要迅速跑回家来,是因为邓月英虽然有一个大嗓门,但并没有匹配一双好耳朵。她的喊声我听得见,可我回答“来了,来了”的声音,她完全听不到。等我走到她身边,她就会训我,为什么这么晚,为什么没有时间观念,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,邻居们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邓月英的大嗓门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,吓得我每天出门都不敢走太远。

即便现在我已经三十好几了,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,可每次回娘家还是很害怕邓月英的大嗓门。有时候,孩子们正在睡觉,邓月英想和我说两句话,我还没来得及捂上她的嘴,她就开口了,两个孩子便醒了。这实在怪不得我妈,她的正常音量就是这么大。

孩子们被惊醒后哇哇哭,邓月英内疚地赶紧抱起一个,嘴里说着:“心肝宝贝对不起对不起,外婆不是故意的。”我也要启动新一轮哄娃程序,实在苦不堪言。

我对老邓同志说:“尽量减小音量,尽量减小。”老邓说:“我一定改,我一定改。”和童年时期那个叉着腰数落我的大嗓门的邓月英截然不同,此时的邓月英充满内疚。

看到她如此内疚,我又吃醋了:“你过分了啊,我小时候总让你减小音量,你反手就给我一巴掌,说我造反。现在为了两个小孩子,你居然要改?”

邓月英又如从前一样反手给我一巴掌,拍在背上也不疼,但是说的话很“扎心”:“你和两个孩子能比吗?孩子多小,你多大?”

接下来两天,有意识压低嗓门的邓月英讲话明显是轻声细语的,但偶尔还会吼出来两句。我发现,吼出来的时候,邓月英是敞亮的、爽朗的;压低了嗓门的邓月英是憋屈的、显老态的。

邓月英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。于是她给我发了一个红包,微信红包她现在玩得很溜,说:“你还是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吧,我的嗓门就这么大,没法改了。”

我欲哭无泪:“妈,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伟大的妈妈吗?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放弃?”

邓月英说:“试过了,压着嗓子说话太难受。我养大了你们三个,已经是很伟大的妈妈了,不用再追求什么进步了,现在就是要快快活活地活着,争取活长一点儿。”

邓月英说得很有道理,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大,中间受的苦有多少我们自己知道,但是大嗓门的邓月英从来说过苦。

我欣赏老邓同志在老年的时候为自己发声的勇气,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邓月英的样子,为了孩子无穷无尽地委屈自己,这样做妈妈又有什么乐趣呢?所以我收下了红包,但我没有回家,我喜欢在邓月英身边待着,至于她的大嗓门,还请我的两个孩子自己适应吧,这个社会不会总为他们改变,他们也要主动适应这个社会,主动适应邓月英的大嗓门。

/若有所思/

唱歌的人

□贫劲松

我是个十足的音盲,却爱听歌,炒菜做饭打扫房间的时候,总是放着音乐。家人很不理解:“又不会唱,歌又都是新歌,连词儿都听不清,图啥?”他们不知道,我只是在这些新歌里想念旧的人和事罢了。

上学时,学校常搞歌唱比赛之类的活动,有这个特长的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展示的舞台,迅速成为同学们仰慕的对象。

毕业那年,我在宿舍过生日,一个校园歌星级的同学带着把吉他来,说要唱首歌送我,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《忘不了》。不知是因为紧张,还是准备不够充分,歌星同学居然在几个和弦处卡了壳,我现在还记得他尴尬的样子,但这份温暖一直让我忘不了。

另一件跟音乐有关的事发生在毕业两年后。当时快过年了,我恰好到母校所在城市出差,和几个老同学相约去郊外放烟花,回来时遇到了麻烦——离市区太远,时间又太晚,没车了。只好联系市里的朋友打车来接,几个人一边等朋友一边往回走。

路很黑,人又少,大家不知该说些什么,忽然有个同学唱起歌来。我记得很清楚,是从《夜太黑》开始的,“告别白昼的灰,夜色轻轻包围”,不过当时可不是夜色轻轻包围,而是已经黑得透透的了!就这样一首接着一首,谁没词儿了另一个人换首歌继续唱,其他人要么插科打诨,要么模拟乐器伴奏,各种声音,热热闹闹,深夜的马路上好似突然出现了一支乐队,路也显得不那么漫长了。

有一首流行歌曲叫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,我常常听着听着就会想:“那些唱歌的人都去哪儿了呢?”有的在办公室里整理账目,有的在酒桌上觥筹交错,有的在会议室里开会或者听讲座,大家都很忙,而且,都和音乐有点儿远。

前不久,一个同学在全民K歌上录了首《当你老了》发到同学群里。我听罢心下释然:大家在哪儿都没关系吧,日渐衰老也没什么吧,不管怎样,我们在最好的年华里一起歌唱过!

/洛城笔记/

记忆中的文峰塔

□刘新

文峰塔位于老城东和巷东端,是洛阳现存为数不多的古塔之一。它始建于宋代,明末毁于战火,清初重建。塔身九层,通体用青砖砌成,是一座密檐式砖石塔,高约三十米。前人建造此塔有“祈福赐恩”之意,祈盼洛阳文化昌盛、多出人才。

说起文峰塔西边的东和巷,我再熟悉不过了,因为我的祖爷爷就曾在这巷子里住。勤俭、淳朴的家风让大家族人丁兴旺、生意红火,所以祖爷爷又买了几处院落和商铺。分家时,大爷、三爷住东和巷,我爷爷排行老二,住中和巷,四爷和姑奶奶住三复街。

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对这里十分熟悉。儿时,有时我跑出去玩,穿过东和巷跑到文峰塔下,看那沧桑的塔像孤独的守望者,旁边几株杨树静静地矗立着,桥下,渠水湍急地流过。

说起文峰塔,老爸记忆中的故事有很多。他说建文峰塔是因为洛阳老城东南角地势最低,好像凹下去一块似的,而文峰塔建起后,塔尖与老城西北角持平,这样整个老城就是完整的平面了,而塔也有祈福平安之意。

地势低洼也是事实,这里因此成了城市雨水的汇集地。文峰塔北边自然形成一个大水坑,叫“云梦坑”,后来政府把坑填平建了市二十二中学,现在在洛邑古城里,叫新潭。这里紧临城墙根,较荒僻。再往北不远,有一座二仙奶奶庙,每到初一有会,香火旺盛,热闹得很。

文峰塔西北方向是鼓楼,鼓楼上有钟,当白马寺的钟声响起时,它就会遥相呼应。

老爸说,他小时候经常和伙伴们沿着文峰塔内的梯子爬到塔顶,往南能看到洛河滩。

文峰塔屹立于此,几百年来见证了老城的变化,见证了老城普通人家的寻常日子。如今的它被修葺一新,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,成为洛邑古城里最引人注目的一景。

站在文峰塔前,在变幻的3D光影里,我们在历史的画卷里穿越,有震撼,有沉思,有希冀,有祈福。在立德桥、新潭流连,如梦如幻;聆听古筝、编钟,仙乐飘飘,令人沉醉;徜徉在仿古街上,身旁流淌着时光。

盛载着人们美好愿望的文峰塔,将与洛阳城、洛阳人长相厮守,陪伴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